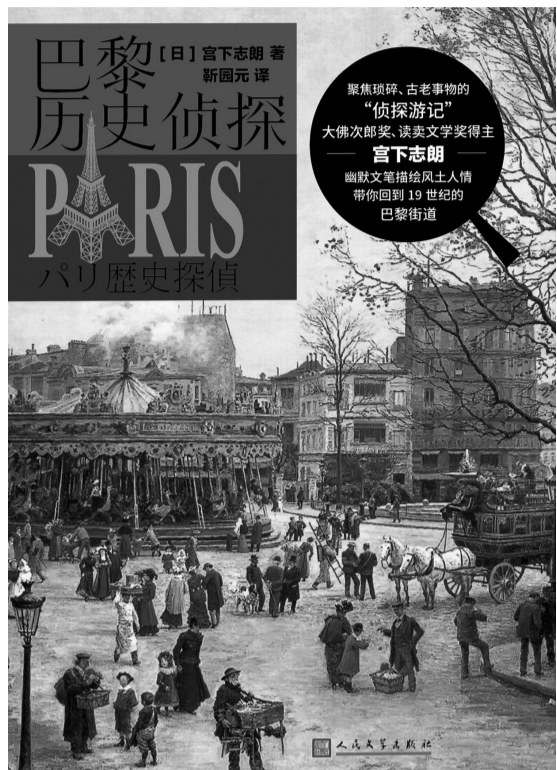


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城墙



聚焦琐碎、古老事物的“侦探游记”
大佛次郎奖、读卖文学奖得主
宫下志明
幽默文笔描绘风土人情
带你回到19世纪的巴黎街道

《巴黎历史侦探》
[日]宫下志明 著 新园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洲的城市大多有着土石构筑起的坚实城墙，城墙外面还会挖上一圈壕沟。根据凯撒在《高卢战记》——高卢是法国的旧称——一书中的记载，这样的城市被称为 oppidum。该词源自 ops(力量)和 do(给予)，意为“给予力量”，指在城市周围建起堡垒。当然，这跟大河剧中出现的日语“予力”一词没有关系。城墙是欧洲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古老的城墙里沉睡者极其悠久的历史。

事实上，欧洲在中世纪之后才建起了真正的城墙。城墙和定期召开集市的广场，是中世纪欧洲城市必备的“三件套”，巴黎自然也不例外。最初的巴黎是一块用土堆起来的高地，外面围着栅栏，和未开化的原住民据点差别不大。至今，巴黎还保留着一条“栅栏路”，其名称就来源于此。

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巴黎市政厅的后身，正对着号称巴黎最古老的教堂——圣杰维圣波蝶教堂的后门。教堂门前有一条略带坡度的石板路，散发着朴实无华的韵味，正适合远眺西堤岛和圣路易岛的迷人景色。你可以随便找一家附近的咖啡馆坐坐，要是囊中羞涩，在教堂的台阶上席地而坐也不错，眺望着这片巴黎最古老的城区，静听似水而逝的时光。没错，这条石板路就是栅栏路。相传，卡佩王朝的君主从莱斯特伯爵一世手中夺回巴黎后筑起了城墙。这一带地势的高低起伏，应该就是旧城墙留下来的痕迹。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从这个传说中的城墙出发，一起去探寻中世纪巴黎的遗迹。

我想第一个探访的是“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城墙”。著名的腓力二世·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把法兰西的领土扩展到了诺曼底及南法兰西等地，为法兰西封建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巴黎大学的创立也要追溯到腓力二世的治世时期。作为土生土长的巴黎人，腓力二世深深爱着这片土地，正是他给巴黎的街道重新铺上了石板。虽然巴黎早在罗马时期就有了石板路，但到了腓力二世时期，这些石板路早已被厚厚的淤泥所掩埋。街上的马车来来往往，车轮卷着污泥飞溅，其恶臭甚至飘到了王宫里。腓力二世注意到后，便命令道：“城中所有道路和广场，都要铺上结实的硬石板。”(参见《圣德尼修道院年代记》)

这位致力于美化巴黎市容的国王，也是加强巴黎军事防卫的第一人。他曾下令说：“听好了，我要用坚固的城墙把这座城市围起来！”随即，腓力二世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塞纳河右岸的防卫要塞率先动工。现在的卢浮宫博物馆，正是腓力二世当时下令建造的一座堡垒。从玻璃金字塔进入博物馆，参观了卢浮宫历史展馆之后，来到地下一层的叙利馆。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卢浮宫堡垒原本的模样。穿过厚厚的城墙，映入眼帘的是古城堡的主楼——在

日本称之为“天守阁”——以及带有狭窄细缝的防护墙，其规模之宏大，让人叹为观止。

仔细观察这里的城墙，会发现城墙的石砖上有着心形、十字形等不同形状的记号，与沙特尔大教堂的石砖一样。这些记号是中世纪的工匠为自己切割出来的石材打上的标记，每周末，他们会根据标记过的石材数量，获得相应的报酬。教堂、大教堂、城墙是中世纪伟大艺术的结晶，然而，这些大型建筑物却是匿名作品，连设计者都无人知晓。设计者们清楚，自己服务于上帝，服务于这位伟大的、法力无边的艺术家，只要自己设计的建筑能屹立于天地之间，他们便满足了，没想过以创造者自居，也没想过把自己的名字留给后人。那时，还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艺术家。不过，仔细观察这些大型纪念碑便不难发现，无名的工匠们通过形状各异的标记昭告天下，“这块石头是我切的！”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艺术无名、劳动留名，中世纪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城堡主塔的前方是圣路易厅，里面陈列着近年来挖掘出的奇珍异宝。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一件镀金铜头盔，据说查理六世(1368—1422年)曾在阅兵时佩戴过。1984年，该头盔由数百块碎片复原而成，是在某井底被发现的。这个精心修复的头盔上，清晰地刻着象征法国王室的百合花纹样。卢浮宫城堡是当时为防范诺曼底公国袭击而修建的坚固堡垒。高高耸立的塔楼凝视着西北方，而法兰西士兵遥望着的诺曼底公国，也就是英国国王的领地前，另有一座坚固的堡垒雄踞睥睨，即盖拉德城堡(离巴黎约100公里)。它紧紧盯着其眼中钉——塞纳河。1196年，腓力二世的宿敌狮心王(即理查一世)建造了盖拉德城堡，用于抵御法兰西的军队。1204年，盖拉德城堡被法兰西之王腓力二世攻占。

将巴黎整个牢牢围住的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城墙全长5400米，除以圆周率，可以算出当时巴黎市的直径约为1800米。简单地说，当时从位于巴黎市中心、尚未完工的巴黎圣母院附近出发，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能走到城墙之外。虽说巴黎是彼时欧洲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但规模其实中规中矩。史称有超过10万人生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其人口密度不可谓不高。

言归正传，腓力二世的城墙宽3米、高10米，设有10处城门。城墙上间或设有塔楼，仅塞纳河右岸就有42座，均有哨兵把守。据研究中世纪的史书记载，塔楼之间的距离约为60—80米，这样的间距设计是因为当时的主流武器是弩(英语为 crossbow，即十字弓)，其射程至多30—40米。也就是说，塔楼间距可以满足从两侧的塔楼上一同放箭夹击敌人。话说回来，这个传说中可怕至极的弹簧式武器，射程竟然只有这么短吗？

接下来，让我们带着中世纪旅行者的的心情，从栅栏路开始这一趟漫步之旅。此刻，我们已经穿越到了中世纪的巴黎，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不能像刚才那样尽情远眺圣路易岛的景色了。看看古地图，原因一目了然，中世纪的此处不过是几个互不相连的小岛屿。不过不要紧，我们先沿着塞纳河向东走。很快，在桑斯府邸前，巴黎查理曼高中映入眼帘。

相关研究表明，塞纳河右岸——从塞纳河的上游往下游看，左手边称作左岸，右手边称作右岸——保留着相当一部分的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城墙。但实际上，城墙的大部分已经在近几年的翻修等施工中遭到了破坏，保留下来的部分也大都难以从外部辨识了。不过，在查理曼高中，腓力二世城墙的遗迹充当起了学校操场与外界的隔离带，旧城墙与现代景观融为一体。此处的城墙保存得很完整，算是一个很好的文物建筑范例。城墙遗迹旁边是战略要冲圣安托万门，这里还保留着两座城墙塔楼。据说，塔楼面向街道的一侧有暗门，所以这里的塔楼也被称作“圣保罗暗门”。城墙上随处可见狭小的缝隙，箭就是从这些缝隙中射出去的。上前仔细观察这段石墙，可以看到这里的石砖上也刻有工匠的十字标记。我去的那天，正好看到一位老师在训斥一个男生，因为他对跑步的女生冷嘲热讽。翌年，当我再次经过那里时，发现一半操场已经成了篮球场，男孩们正在场上奔跑，那幅景象不知怎么，让人觉得带着一点美国风情。

说到城墙上的塔楼，只要穿过里沃利街，来到法国国家档案馆，就能看到更漂亮的景象。但在那之前，我想先绕去弗朗索瓦米龙大街看一看。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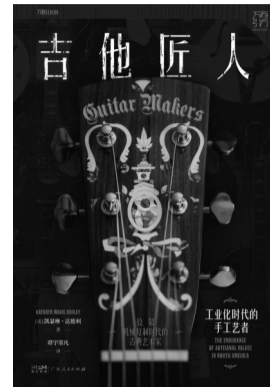
巴黎街道的简单风貌蕴含着这座城市记忆，将景观分割开来的不自然的台阶或者狭窄的小道，这种微弱的不安感促使我们翻开旧地图，去寻找历史上的旅游指南和文学作品中的巴黎，去寻找莫泊桑、兰波和左拉生活的时代。作者将巴黎的过去展现在读者眼前，幽默地讲解19世纪巴黎的风俗和世态。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者的引领下，本书以“侦探游记”的形式，讲述那些琐碎的、微小的古老事物，带领读者体验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巴黎旅程。

作者简介

宫下志明
(Miyashita Shiro)

1947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硕士，历任东京大学、日本开放大学教授，专门研究法国文学和图书文化史。著有《书城里昂》《拉伯雷环游里昂》《阅读之都巴黎》《为了书的历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笑声和调侃文学》，另译有蒙田、拉伯雷等人的作品。

乐器修复专家扬布拉德



广东人民出版社
谭宇墨 译
凯瑟琳·达德利 著
《吉他匠人》

内容简介

这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该书作者凯瑟琳·达德利是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作品主要聚焦于美国后工业时代转型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把吉他正面朝上放在工作台上，卤素灯的微弱灯光慢慢地温暖着它。乔治·扬布拉德将金丝眼镜推上额头，全神贯注，俯身看着这把吉他。他将一把三角锉刀贴在快做好的品丝上，停了一会儿；接着，他便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动”。锉刀向前滑动，向上卷起，又向外抬起，每锉一次，黑檀木指板上都会洒落闪闪发光的银合金碎屑。我站在他身旁，近距离注视着这一套复杂的动作，而金属疾速刮擦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不一会儿，他就把锉刀递给我，说：“别搞砸了！”

隆冬柔和的阳光透过两扇大窗，窗框顶部悬挂的各种夹具在地上投下了阴影。一扇窗户前立着一个柜子，上面放着一个巨大的吉他模具，另一扇窗户的窗台上摆着一台钻床，上面堆放着一些琴颈的毛坯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把老式的弓形锯，下面的架子上吊着一排音叉，而架子下面的工作台上，弯曲的侧板和只装了音梁的吉他的面板正等待扬布拉德的特别照料——这可是一种奢侈。十多年来，扬布拉德的业务接连不断，他一直辛劳工作，但弦乐器修理和复原的工作还是堆积如山，看不到尽头。一台带锯机靠在远处的墙边，活像一只俯身向前的滴水嘴兽，它若有所思，仿佛凝视着旁边工具柜上那把大的鲁特琴。短短几周，我就渐渐爱上了晨间的宁静，那是工坊正式开门前一小时才能享受到的。

到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在康涅狄格州吉尔福德的扬布拉德音乐工坊的“学徒期”已满月余。扬布拉德同意教我有关吉他修理的基本原理，还让我观察他日常的工作，以及他与顾客的交流互动，这些就算他支付给我的报酬。他是东海岸首屈一指的修复专家，无数人慕名前来，需要保养的乐器也从远各地送到他这里。他知道我正在写一本有关原声吉他匠人的书，于是主动解答了许多有关吉他历史的问题，并与我分享了他作为先行者在推动北美制琴业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经验。

十点钟刚过，一辆汽车就拐下主干道，沿着车辙纵横的车道驶过工坊的橱窗。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门口的小铃叮当作响。扬布拉德热情地同这位中年客人握手，然后朝我这儿瞥了一眼，对客人解释说：“凯特正在了解一些有关弦乐器的事情。”

埃德·帕特南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表情。他说：“可不是谁都能像你这么幸运。”我咧嘴一笑表示同意，然后又去加工品丝，而此时我意识到，要想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常规任务，难度着实不小。帕特南坐在一把高脚凳上，开始感谢扬布拉德为他妻子的吉他所做的工作。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那把不起眼的吉他，经你那么一调修，音色就变得如此悦耳！”

“那只不过是撒了点围裙口袋里的仙尘。”扬布拉德谦虚地回应，然后把手指向空中弹了弹。

“不管你做了什么，”帕特南笑着说，“很棒就对了！”“凯特现在已经知道，只要在吉他各个地方做少许调整——正确的调整，吉他就能神奇地发挥出完美的效果。我们检查了品丝、上弦枕和下弦枕。我今天早上说过，只有装配正确，你才能得到一件很棒的乐器，否则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与工坊的许多顾客一样，帕特南也是来闲聊而不是调修乐器的。形形色色的常客——大多是男性，也有一些女性——他们会抽空来这里，跟人聊一聊吉他。扬布拉德的工坊位于他家的一楼，这是一栋殖民地时期风格的两层盐盒式建筑，曾是镇上的理发店。从2001年起，扬布拉德就把紧挨着的两间房租给了伦纳德·韦思和布赖恩·沃尔夫，他们是原声音乐商店的老板，那是一家销售高端吉他和曼陀林的零售商店。无论顾客是来店试乐器、买琴弦，还是和沃尔夫一起即兴演奏音乐，大多数人都最终都会被扬布拉德的工坊所吸引，扬布拉德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各种故事，活像酒吧里的酒保。